

## 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初集 第七回 訴衷情蘭英遞簡 論佛法見性崇儒

詞曰：世上無過情作主，色即是空成妄語。請看人死尚留名，皆實據，空何許，故滅天真徒自苦。願把衷情輕一吐，那得知心堪作侶？相思才是用心誠，威難御，險難阻，拚得題詞教寄與。——右調《天仙子》

話說山鼈去拜李績，不得相會，好生悶悶。又聽不下樓上美人，復走入園中來。正到假山邊，只見一人在樹影下冉冉而至，山鼈反吃一驚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女子。心下一想：「此園中別無他路，一定是李小姐家裡的使女。」便迎上前道：「小娘子是誰家宅眷？」只見那女子倒退一步道：「侍兒是李家的。」山鼈道：「莫不是寓在隔園按察李家麼？」女子道：「正是。」山鼈聽說，不勝大喜，連忙作揖。那女子也還了一禮。你道這女子生得如何？怎麼裝束？有《卜算子》一詞為證：

眉點遠山輕，髻縮烏雲蟬。秋水凝眸玉作肌，腰只些兒可。翠袖曳春情，蓮步趨停妥。肯令常人半面窺，憐惜偏歸我。

且道這女子是誰？就是蘭英妮子。山鼈心下暗道：「有這般標緻的侍兒，所以有那等絕色的小姐。」因問道：「既是李家小娘子，到此何干？」蘭英道：「這邊有千葉緋桃，特來折取一枝，乞相公讓路。」山鼈指著桃花道：「那便是千葉緋桃，只可惜有些凋殘了。小生書齋中現有瓶中養著的，尚是含蕊，願送與小娘子，可同小生來取去。」蘭英道：「相公所好，豈有取去之理？待我胡亂折一枝罷。」山鼈道：「樹上凋殘的多，折下無益；桃花小事，何出此言！小娘子你隨我來。」蘭英道：「既承美意，就在此相候取來罷。」山鼈道：「小娘子忒殺古怪。小生書齋就在前面，舉足便到，想是小娘子貴步不輕易到小生敝寓麼？」蘭英道：「不是這般說。侍兒與相公從不識面，又非親故，不敢造次唐突。」山鼈道：「原來小娘子不知就裡，須與小娘子說知。小生南直揚州人氏，姓山名鼈，我家先君與你家老爺是會榜同年，豈無一脈年誼？昨日有帖來拜你家老爺，卻值你家老爺有貴恙不得拜會，心中甚是歉然。幸小娘子到來，正要動問你家老爺向來起居。何必見拒若此？」蘭英暗想：「昨日上午春香果將一個名帖傳進，老爺曾問說山相公作寓何處，莫非就是此生？既然他說與老爺有年誼，我且去他書齋，看他有何話說。」便道：「侍兒不知山相公與家老爺有舊，語言冒犯，望乞寬恕。」即走近前來。山鼈見他走來，心下好生歡喜，便在前引路，轉彎抹角，到印心齋裡。

柳俊在那廂曬理被辱，山鼈也不暇顧礙，重向蘭英一揖，便叫蘭英坐。蘭英道：「山相公在上，侍兒怎敢放肆。」再三不肯。山鼈乃立著說道：「你家老爺回家，為何久寓於此？」蘭英道：「這兩日原欲起程，因老爺感冒風寒，未經脫體，因此尚未擇日。昨日山相公來看，便有失迎接了。」山鼈肚裡尋思：「這使女說話甚是溫雅妥當，想見他小姐自然知書識字。」便道：「你家老爺高壽幾何？」蘭英道：「將近六十歲。」山鼈道：「老夫人呢？」蘭英道：「老夫人去世多年了。」山鼈道：「有幾位相公？」蘭英道：「我家老爺並無相公，止有一位小姐。」山鼈道：「我曾聞人說來，你家老爺有位小姐，知書識字，不知可有是說否？」蘭英道：「相公住居揚州，我家住在北直，隔了數千里路，卻從何處聞人傳說？」山鼈道：「煞是有人傳說，不是講謊。」蘭英道：「若道我家小姐時，古來書籍總都看過，詩文一道也自留心，何在『知書識字』便道我家小姐能處？」山鼈猛然會意，便去拜匣裡取出那詞箋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小生雖承詩書之後，卻於字義未能通曉，嘗檢得難字一紙，欲請教高明，未得其便。你家小姐既然如此淹博，煩搯小娘子帶回，求你家小姐逐字注釋，再煩擲還，感激不淺。」蘭英道：「侍兒素不識字，不知山相公寫些什麼，不便帶去，恐小姐嗔怪。」山鼈道：「這是斯文一脈，有何不便？不過寫幾個難字，卻是寫什麼來！」便將詞箋放在桌子上，又向瓶中取出桃花，也放在桌子上，道：「敢煩小娘子帶去，不必推卻。」蘭英拿了桃花，把詞箋亦捏在手道：「既承山相公送花，只索將這幅字紙去。」山鼈見他一總拿了，不勝大喜道：「千萬求你家小姐音注過，即便見還，感謝不淺。」蘭英也謝了一聲，便走出了書齋，從迴廊過去。

山鼈遠遠跟著，直送到假山邊，看他掩上角門，方走回來。心上喜個不了，乃對柳俊說道：「何意今日卻有這般機會。」柳俊笑道：「我看這個女子著實了得，方才相公道『聞人傳說你家小姐知書識字』，他便劈頭一駁，叫我也難回答。虧得相公支筋對付。」山鼈也喜道：「好一個聰明靈巧女子，真正可愛。」柳俊道：「只這侍兒相貌，已著實足觀；相公前日見他小姐，自然登峰造頂的了。」山鼈笑道：「我說你也是多情之人，果然今日見了這個女子，你也替他好處了。」柳俊也笑將起來，乃道：「這幅紙上不是什麼難字，是相公前日做下的詞兒，其中意思小人也有些曉得。倘李小姐看了，責備那妮子妄傳書簡，或與李老爺說知，萬一發怒，把這女子難為起來，那時相公卻是何以為情？」山鼈道：「你不曉得，大凡人家上流品的女子，有三等：有一等老實的，不會弄月吟風，也不會喬裝身分。一味存其素性，株守羅幃；這等女子，若見有人挑逗他，也只付之不理，竟像沒有這件事的，那人也索丟開著手，絕了念頭。有一等心性聰明、見頭知尾的，滿肚裡要人曉得他才貌，又偏做出假道學事來；若見有人慕他才色，他又會故意聲張，或是與父母說知，或是將婢妾拷問，這等原至決撒了。有一等天生豔質，絕世聰明，性格溫柔，出言和雅，持身如玉而對景未免傷情，素性憐才而非禮實難冒犯；這等女子若偶逢書豈銅臭，俗子鄙夫，自然以不見為幸；若遇了天生情種，果然的語言有味，丰采不凡，偶一關情，不勝纏綿，於春之日，冬之夜，綠槐蟬靜，白露鶯哀，觸緒縈懷，率多惆悵，不免寫心翰墨，托意詠歌，我輩鍾情，自為傾倒。不比假道學的，抹煞風流；亦不比無見識的，不知憐惜。我看李小姐定是這一等人，料無他慮。」柳俊道：「相公不過暫一過目，何以便曉得他底裡？」山鼈道：「就在那一時看出。若是那等招搖的，見了我時，一定時時在樓上張探，或故意吟詩誦句，賣弄精神；這李小姐自一見之後卻如石沉大海，蹤影全無，定非招搖無忌之輩。若是那等老實的，不曉得怨紅啼綠，那眉宇間定多沾滯；我看這李小姐眉目另有一種神情超越，奪目驚人，豈是那等漠然無識？方才那女子說『古來書籍無不看過』，定是天生豔質，絕世聰明，見我此詞，豈無酬答？決不與乃父說知，也不責備這妮子。我所以料無他慮，故敢逕行。」柳俊聽說，不勝歎服。有《臨江仙》一詞為證：

識鑿不須煩月旦，聰明定賦多情。文心如發料傾城。俊眸應不爽，綺語已先評。秀慧既從簾底覷，張郎自識崔鶯。可憐春色囿書生。有心窺繡幌，無意對青燈。

且說蘭英取了桃花走上樓來，麗娟看了，果然天豔可愛。蘭英取瓶盛水，將花養著，方說道：「卻有一樁好笑事，與小姐說知。」麗娟道：「為什麼來？」蘭英道：「蘭英走過角門去，正到假山邊，只見一個少年走來，與蘭英正打個照面。」麗娟道：「那少年何人？」蘭英便把少年如何自通名姓，如何說與老爺有年誼，如何來拜不遇，如何求注釋難字，及送花的始末，細說了一遍。麗娟一頭聽說，一頭肚裡轉念：「原來此生姓山名鼈，昨日春香丫頭傳進一個帖來，上寫著『年姪山鼈』，一定是前日隔牆所見的那人了。」便道：「怪不道你去了許久，原來遇著此生。但是內言不出外庭，你怎麼說我遍覽書籍？並不該拿他的字紙來。設使有人曉得，甚為不便。如今字紙在那裡？且拿來我看。」口中是這等說，心上已了了明白：「一定是山鼈做的什麼詩詞，在蘭英面前不便實說，故托言難字。」蘭英從袖裡取出，遞與麗娟道：「蘭英見那山相公送了花，又說與老爺有年誼，因而敢將這字帶來。」麗娟展開一看，卻是一幅花樣錦箋，上面果寫著一首詞句，調寄《鵲橋仙》。詞曰：

夕陽明媚，綠窗雲淨，人面桃花相映。桃花曾解笑春風，試並立、輸渠丰韻。卿心堪睹，我心堪印，魚雁無由傳命。嫦娥應愛少年郎，卻自愧緣慳難近。

麗娟看畢，良久道：「那書生與你時，更有何人在彼？」蘭英道：「有一個少年，也與山相公形神相似，卻是下人打扮，想是這山相公的小廝了。」麗娟口中不說，心上思量：「這書生才貌相當，定成佳士；只可惜天各一方，無緣作合。」因把這幅詞箋只管看著，沉吟不語。蘭英見紙上一行一行的寫著，料非逐段注釋的難字；又見小姐如此沉吟模樣，豈不明白？便道：「那山相公說求小姐音注了，就要還他，小姐為何只管看了去？」麗娟道：「這難字我也有些不識，待我慢慢的查出，方好音注，不然寫錯了被他笑話。」蘭英見說，便有事下樓去了。

麗娟藏過詞箋，到父親處，陪吃午飯過，復身到樓上尋思：「此書生將這詞來，我若也作一詞相答，便是涉於非禮，豈有閨中女子與外人唱和？若就將原詞還他，他便要笑我無才；若竟不理他，又道我是無情蠢物，如何是好？」左思右想，歎一口氣道：「此生既是摺紳後裔，又如此內外皆優，將來料非長貧賤者。我與他見此一面，也是夙世前緣，縱有話柄，也摺為此生擔。」便取一幅花箋，也寫一首詞調，寫完念了兩遍，暗道：「我是這等說，不知緣分如何？到頭來可能如願？」只見蘭英送茶上樓，便將詞箋折好，對蘭英說道：「我已音注在此，你將去還那書生，再不可又傳什麼來，我便要對老爺說知，取罪未便。」蘭英接了道：「小姐吩咐，蘭英自理會得。」麗娟道：「你一去就來，不要似前番延緩。」蘭英看了箋紙道：「小姐，這不是那山相公的原紙，小姐為何又換了他的？他若見換了，定向蘭英絮答，我須不好送去。」麗娟見蘭英光景，已是有些識破。欲要托故掩飾，恐怕一發露了馬腳，反被他笑話；倒不如與他說明，料也決不負我，因道：「我向有一事在心，未經與你細說。」遂把隔牆有人吟詩，開窗看見了這個書生，彼箋上所作之詞，我今答詞之意，一一細說，道：「我與你雖名分上下，親勝同胞。我此一點血心，唯你深知就裡，萬萬不可他露，累我終身。」蘭英道：「小姐不與說知，蘭英已有些覺著。既蒙小姐抬舉，蘭英自非禽獸，怎敢負義忘恩？」便取了詞箋下樓，麗娟又叮囑道：「你一去即來，莫被他人看見。」蘭英道：「不須小姐吩咐，蘭英自理會得。」下了樓，開了角門，走過園來。

且說山鼈既將詞箋與李家侍兒拿去，唯恐侍兒不敢傳遞，又恐李小姐輕薄，心上狐疑不定，就像熱鍋上螞蟻，走到園中，又走到書齋裡，立不住，坐不定，經梭般兩頭亂竄。柳俊道：「相公料定決有回音，如今只管躁他怎麼？不如還去假山邊候著，看個動靜。」山鼈依言，便去假山邊石岩下坐地，不轉睛看著角門。坐了好一回，猛聽得角門一聲開響，走出一個人來，定睛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就是傳詞箋去的妮子。山鼈一見，喜得神魂不定，忙起身相迎。只見蘭英將一折紙兒放在石台上，說道：「我家小姐已音注了，請相公細心會意。」說罷，隨即走進，關上角門。山鼈不及說話，連「多謝」兩字都沒有說，心上還疑這妮子過於稱譽，未必這李小姐才學何如。直待取箋紙在手，急急展開一看，只見也寫著一首詞子，調寄《訴衷情近》。其詞曰：

東風澹蕩，偏覺愁添胸臆。淒涼未識王孫，寂寞滿簾風月。一見丰神秀異，玉樹朝霞，定是蟾宮客。情默默，何幸得傳消息！詔華易邁，那更天涯隔。緣如合，消磨黃卷青燈，佇望名題金闕。全仗冰人說。

山鼈看罷，不勝大喜，暗道：「果然有這般妙才，豈不教人想慕！方才這侍兒說叫我細心會意，一定這李小姐與他說知了，如何再得這侍兒來，摺他細傳衷曲？」即走回齋裡坐地，把詞箋攤在面前，念了又念。卻值柳俊走來，乃對柳俊道：「我料這李小姐決不是尋常女子，漠然無情之輩，必有詞章酬答，果叫那侍兒送將來了。」柳俊道：「寫些什麼在上？」山鼈道：「我念你聽。」因將詞念了一遍。柳俊道：「李小姐要相公掙扎功名，央媒去說，這一種憐才愛慕之心，相公不可有負。」山鼈因肚裡轉念：「古來女子，有貌者未必有才，有才者未必有德。今看這李小姐，有貌如彼，有才如此，又竟肯輸心傾慕，願托終身，卻以功名大義激勵我，毫無一語涉及非禮，真是此人此德，世不常有。若得與他結為夫婦，豈非人生快意之事！但我兩人天各一方，南北間阻，半面初窺於簾幕，此心便托於絲蘿，只恐我緣分淺薄，未必天從人願。」又一轉念道：「他既情深片紙，我豈可不輾轉求之？天涯海角，即一見亦是前緣。想到頭來，或能成就，不然老蒼何以使我兩人相遇此地？」因而磨墨抒毫，於李小姐詞後和韻一首，以為他日之讖。詞曰：

消愁賴酒，有酒未舒胸臆。情多自是愁多，忍負一庭花月。有日藍橋赴約，倚玉俱香，煞是風流客。難默默，青鳥得傳消息。人果相思，室遠何曾隔。姻緣合，家庭琴瑟和調，勝似名題金闕。謾把衷情說。

不表山鼈將詞箋如珍如寶貼身藏過。且說蘭英關上角門，上樓回覆麗娟道：「那山相公卻呆坐在假山邊，蘭英放了詞箋即走回來，他也不曾說什麼。」麗娟終是女孩兒家，心上有些恍恍惚惚，出神呆想。你道他呆想些什麼？只為著這個山鼈，不知可是個真正有情的人：「倘或是那班油唇花嘴的，一得此詞，傳為話柄，卻不被人恥笑？方才雖說摺為此生擔受，然終玷是玷累終身；若果是有情有義的，見我詞中之意，奮志功名，博得一第，便央媒來說，料我爹爹見此生才貌可觀，決無嫌棄。那時我也得終身有托，也可掩卻今日酬和之羞。只不知緣分如何，可能夠天從人願？」又想：「即此生果有深情，又未知他功名遲早，倘他來已後時，我爹爹別有所擇，今日之意，原屬空言，一種篤摯衷懷，歸於無用，豈不可惜！」正自肚裡胡思亂想，只見丫鬟來請，道：「老爺請小姐說話。」麗娟慌忙下樓，到花廳裡。李嶺道：「前日那醫生說第一要避風為主，此處四面洞達，常常有風吹入，甚是不妥，不如移床在樓上睡好。再消停幾天，待我身子全愈，也好回家。」麗娟道：「這廳裡四面皆窗，自然有賊風侵入，孩兒正有此意。」當下便同父親上樓。家人即將床帳移上樓。父女二人說些閒話，一面打點起身。

卻說山鼈到假山邊探聽隔園動靜，只聞得樓上有多人聲音，且有男人咳嗽聲響，不便上假山張望。一連伺候了兩日，見樓窗緊閉，並不推開，鎮日無聊，悶悶不樂。柳俊乃開言道：「相公當初要進京，雖為避禍，也原為求取功名，以圖光前啟後。不意一寓此地，情為物染，把進取的念頭竟冷落了。相公還該念功名為重，擇日起程。不知相公意下如何？」山鼈道：「『功名』二字，我豈一日忘之？但李小姐用心殊切，我所以身心牽係，不忍遽離，聊為遲滯耳。」柳俊道：「李小姐詞中之意，相公豈不領會：如今在此，也無益於事，李老爺家在涿州，卻也離京不遠，相公若一舉成名，那時央媒去求親，李老爺見相公這般人品才學，無有不允之理；況且久居此寺，那些勢利和尚見相公悠悠忽忽，不曉得相公心上有事，只道相公是一個混帳人，便要起厭倦心腸的。」山鼈道：「你話大是有理，但我心上甚是鬱結，如何是好？」柳俊道：「心上鬱結，只消排遣他才是。」山鼈道：「卻是如何排遣？」

言未畢，只見覺性走來，相見坐下。山鼈道：「老師連日匆忙，今日何以閒暇到此？」覺性道：「早上有一檀越約約，午後要去拜望一位當道，故此等候他，未曾出門。方才獨坐無聊，特來與山相公閒話。」山鼈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覺性道：「昨日貧僧問李老爺的管家，他說老爺身體未幾全愈，尚有些怕風，總不見客。且停兩天，貧僧再陪山相公過去奉拜。」山鼈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覺性道：「山相公為何面帶憂容？莫不為客邊寂寞？」山鼈道：「有一事繫心，是以不樂。小生久停寶刹，作踐道場，甚覺不安；欲於勝地散心幾日，以圖北上，不知貴府何地可游？」覺性道：「山相公要登臨勝地散心，卻有一個去處：離城二十餘里，有一座法華山，向來傳說，係西嶽華山傳脈，後來改名甌山，山下有一座大叢林，叫做瑞光寺，山上有瑞光六景，寺裡有許多樓閣堂院，這是敝地最妙的所在。」山鼈道：「這六景願聞其詳。」覺性道：「是古松，石壁，仙洞，香溪，雲峰，雪嶺。」山鼈道：「既然有這所在，只索去走一遭。但是路徑不識，老師可能同往？」覺性道：「那寺中住持，法號見性，就是貧僧師兄。若山相公要去時，貧僧是不能奉陪，著一小徒陪去何如？」山鼈道：「極妙！明日絕早便行。」覺性道：「路道頗近，早晨去了，這般日長天氣，滿山遊玩過，抵暮便可回來。」山鼈對柳俊說道：「你明日須早起來做飯。」柳俊答應了，覺性即別去。柳俊道：「相公明日去瑞光寺回來，擇何日起程？」山鼈道：「明日是不消說去不成，後日要去拜李老爺，料他病也自然好了，相會過，晚上你便收拾行李，就准大後日起程罷。」柳俊道：「明日相公去，柳俊可要隨去？」山鼈道：「有多遠的路，隨去做什麼！你只在寓內存著罷。可先去打聽李老爺會客不會客，以便後日拜他。」看看到夜，收拾夜飯，吃過睡覺。

明日起來，柳俊真個絕早做了飯，又去知會了覺性，覺性便令小徒慧觀來，與山鼈相見。山鼈道：「小生備下的是素飯，就請師父吃了回去。」原來大叢林飯食規矩，有定數，一日四餐，並不敢先後私下吃食；除非是有客來，不拘時候；住持吩咐或備飯或留點，那庫記方敢去支付，廚頭典座方敢去整理，然也只是住持或知賓監院等方可陪得，其餘都不敢來攪越的。這日山鼈做得飯早，寺裡早膳尚未打報食鍾，慧觀只得吃了山鼈的飯。吃畢，柳俊便去韉馬。山鼈道：「小生有馬在此，不知師父是步行還是乘騎？」慧觀道：「敝地風俗，都是騎的牲口，小庵槽上也有幾個，原是備遠行的。」山鼈道：「如此極妙。」慧觀道：「管家可同去麼？」山鼈道：「路道頗近，又有了牲口，一日就回，不消他去。」慧觀道：「若是這般，小僧去稟知師太，著一行童隨著去，也可照顧牲口。」山鼈道：「如此更妙。就煩師父喚來，也等他吃了飯去。」慧觀答應去了，移時，同一行童來。柳俊與飯，行童吃畢，慧觀便扯了馬來，山鼈便將衣囊中初夏服色穿著好了，柳俊與行童各先牽馬在山門下，山鼈與慧觀隨後走到。覺性也來相

送，道：「本該貧僧執鞭，今不得奉陪，有罪有罪。」山鼈便同慧觀上馬，行童隨著。柳俊道：「相公早些回來。」山鼈把頭點點，一路出了東關，迤邐望法華山來。

二人在路閒話山川風土，這慧觀與覺性係是師徒，聲口竟有些彷彿，一般會說東道西。不多時，望見了瑞光寺。慧觀指著道：「山相公，你看這山也生得好，兩旁山勢環抱，中間藏著這一所庵院，茂林修竹，瑞氣籠蔥，信是福地。」山鼈笑道：「向來說『天下名山僧占多』，這般所在，都被你僧家占去了。」慧觀也笑。不片刻已到山門下。二人都下了馬，行童一總牽著。慧觀道：「小僧先去報知，好來迎接。」便先進去了。

山鼈一路觀看，慢慢的走進，過了金剛殿前殿，到佛殿庭心裡。只見一個老僧在前，慧觀在後，忙趨出來，向山鼈拱手。慧觀道：「山相公，這位便是師伯見性長老。」山鼈也拱了手，上殿相見。山鼈道：「久仰長老道德清高，幸得拜識。」見性道：「不知山相公降重，有失遠迎。」便拱山鼈走進。過了重樓疊閣，才到方丈裡。分賓主坐下，一面喚侍者看茶。見性道：「適才慧觀說，山相公寓在覺性師弟處，卻有幾天了？」山鼈道：「已及半月。」見性道：「尊府是維揚，為何事經過敝地？」山鼈道：「有一位故舊在朝，要進京會晤，故從貴地經過。」見性道：「尊大人老爺官居何職？」山鼈道：「先君作郡會稽。」見性道：「山相公英姿煥發，決為大朝名器，何意僻地荒庵，得臨玉趾！」山鼈也稱敘一回。只見行童擺上素點，見性同慧觀陪著山鼈吃過，便引到各處隨喜。果然好一座大寺院，但見：

浮屠高聳，直矗青霄，禪舍參差，連延大地。背山面水，森森喬木蔭平原；負籠環豁，蔚蔚芳叢迷野徑。石泉頻滴，常聞清淨之音；山鳥時鳴，愈見幽深之趣。規模宏壯，布致蕭摺，殿閣既多堂樓亦眾。金剛殿、天王殿、大悲殿、萬佛殿、彌陀殿、大雄寶殿，殿殿莊嚴；一指堂、萬行堂、參禪堂、捷悟堂、梵天堂、無量禪堂，堂堂清曠。閣則有祖師閣、伽藍閣、萬壽閣、菩提閣、毘盧閣；樓則有白衣樓、藏經樓、夙契樓、證禪樓、四宜樓。更有那兩花台、講經亭，奧理宣揚，可比那術動點頭頑石；再有這鎮神關、煉魔室，圓明持念，真個要煉成不壞金身。磬韻悠揚，與梵聲而齊和；香煙繚繞，同瑞靄以氤氳。花開見佛，蓮座內活現如來；返照內光，蒲團上苦修和尚。客寮賓舍處處有，行童掃地烹茶；方丈法堂在在列，侍者添香剪燭。過去似乎無路，斜屏曲檻，忽然別有洞天；行來若到盡頭，短牖長廊，驀地又開生面。空靈微茫不測，果如是深沉梵宇有神通；僧家機械難知，卻全類幽渺禪房多鬼蜮。

山鼈在寺裡閒玩多時，用過了飯，見性便引到山上來看那六處古蹟。只見那古松似虯龍百丈，石岩如峭壁千尋，玉洞臨羽化之仙，谿澗育靈芝之瑞，雲峰凌漢，雪嶺橫空，有往來名公大老題詠頗多。山鼈觀之不足，玩之有餘。走下山來，日已西垂。見性又備下素點吃了。山鼈對慧觀道：「日色已西，入城恐後。」慧觀道：「長老意欲留山相公清話一宵，略盡地主之意；況此時入城不及，不如俯允了罷。」見性道：「敝地雖屬蠹陋，老僧頗知斯文，少年亦曾忝列簪序，只因棘闈屢戰不利。自恨命薄，遂投入空門；今見山相公吐納風流，使老僧追想惜年，好生企慕。」山鼈打一恭道：「原來是前輩，小生不知，失敬失敬！」見性道：「山相公此時進城，真個不及了，便與老僧抵足一宵何如？」山鼈見老僧誠意相留，又見他一味真率，並不會虛言誑誕，也並沒有那釋氏的惡腔套，又想入城已晚，便只得住下。慧觀自叫行童去喂牲口，見性便叫小沙彌掐了一壺酒，奉令暖來。

山鼈道：「長老吃酒的麼？」見性道：「老僧自做和尚，此酒再也少不得。」山鼈道：「佛云『五戒』，長老若是吃酒，便是破戒了。」見性道：「不是這般說。《因果經》上雲：阿難有疾，如來許其食石首魚四兩。難道這也是破戒？佛戒酒之故，只因酒能亂性。便減真如。正不知此等戒都為庸愚而設；假如有等豪傑英俊，豈因為著酒便至亂性的？古人有雲：『山中岑寂，聊以養和。』少飲亦能長血養神。老僧年老了，筋骨崛強，不能隨心運用，每藉此酒，便覺舒暢，然而也不多飲。」山鼈點頭道：「是。」見性道：「山相公萍水之遇，老僧便認為知己，若不厭煩，老僧把少年事略為山相公一述何如？」山鼈道：「願聞。」

見性道：「老僧少年好飲負氣，每從狹邪游，以氣凌人未嘗受屈。後想：人生世上，當進圖功名，致君澤民，展我胸中才學，豈宜悠悠忽忽無補於世？因即折節下帷，讀書三年。二十歲便得入學，潛心玩味，自謂一出必成，滿望在仕途上大展一番經濟。不料命運不齊，屢試不第，因盡焚筆硯，涉歷江湖。好交遊豪俠之士，凡屬皓首窮經、青年閉戶、拈髭吟詠、搖首吟唱等輩，皆為老僧所不取。每日揮金結客，馳馬試劍，效劇孟為人；亦嘗挾策上乾當道，俱以不合見遺。同輩相弔，未嘗不扼腕浩歎。及後翻然有感，慨古來賢愚窮達，同此一丘，蓋世功名，不能長享，因而皈依釋氏，養成天真。至今年已老矣，志已衰矣。富貴利欲，毫不經心，離合悲歡，總無著處。嘗記得劉彥先有詞一闕，卻與老僧履歷相同。」山鼈道：「巖壑之內，不乏英材。適聞長老所言，真是儒門淡薄，收羅不得。劉彥先是何時人，所題何詞，長老一總記得麼？」見性道：「這劉彥先是宋時人，少年自負俊才，老來訖不得志，嘗宿武林天慶寺中。因夜雨淒其，與衲子說古今興廢事，慨然有感，作《虞美人》一詞，自敘梗概，老僧一總記得。」因即念詞云：

「少年聽雨青樓上，銀燭昏羅帳。壯年聽雨客舟中，天闊雲低，斷雁叫西風。而今聽雨僧廬下，鬢已星星也。悲歡離合總無心，一任窗前，點滴到天明。」

見性念罷，山鼈道：「移時事改，零落一身，飄泊江湖，往往托筆墨自遣。然悲歡離合，豈總無心？只緣涉歷紛繁，不覺銷磨血性耳。」見性點頭道：「山相公言語，大有理致。」

只見小沙彌燙了酒來，擺上幾碟素菜，幾盤果子。見性拱山鼈上坐，自己對面坐下，慧觀旁坐。慧觀不吃酒，見性自執壺，與山鼈一邊飲酒一邊問答。山鼈道：「長老自己飲酒，倘寺僧眾都要做效，將如何禁止？」見性道：「寺內僧人，五十以外會飲酒的，許他略吃幾杯，若有因酒生事的，便逐出在外，不許容留；本寺五十以內，一概不許。」山鼈笑道：「長老可謂情法兩到。」

移時天黑，掌上燈來。見性見山鼈酒量頗佳，又令小沙彌暖酒伺候。山鼈道：「長老少年貫通今古，博涉群書。今在佛門自能探其奧義，悟徹菩提，究竟其理何似？」見性道：「夫子立教，至正至大，自生民以來，莫敢出其右者，如來立法教人，原未嘗離卻孝弟，也與聖人之道相合。」山鼈道：「夫子之教以實，釋氏之教以空，彼所謂『六根』，聲香味色，皆當剷除，此便有些不合了。」見性道：「遇境即過，毫不染著，我此心虛靈不昧，自無外物混淆。其中聖人教人虛心應物，即釋氏教人剷除妄想。妄想不除，則觸事不得空；心若不虛，則物來不能應。兩教固同，原無不合。」山鼈道：「我今見世上略有些小才的僧人，往往自號為『善知識』，作禪偈語錄，多求空理，這些僧人可能體貼得『空』字麼？」見性搖頭道：「大不然。這『空』字造詣最難，不是一毫不染的，也不曉得這個『空』字。若有所為而說空，若有所見而求空，這都是磨鏡待影，澄水待光，終不是真空面目。那真空的，體如槁木死灰，用似止水明鏡，不加造作，自有真如。雖美色煥麗，我目中未嘗見一毫美色；雖鼓樂迭奏，我耳中未嘗聞一毫音樂；蘭麝過鼻，未嘗覺其香，珍饈入口，未嘗知其味；其他富貴利達，飲食男女，無不皆然。這才是真空，一毫不染。若說如今這些小有才的僧人，那裡曉得？」山鼈道：「悟得徹，然後捉得定；若悟不徹，何以知空？」

見性道：「悟有兩樣：有一樣真悟，有一樣假悟。」山鼈道：「怎麼有假悟？」見性道：「朱夫子雲：『一旦豁然貫通，是從性天上來的。』這便是真悟。若或故為俯首低眉，或故作合掌入定，或故裝發狂號叫，或故將酒肉混雜，此等做作皆是蠢僧人，以為奇特，誇炫於人，於實悟一無所有。若實悟的，於日用家常之間，無非是道，何必做出這等樣子？便非真參實悟矣。昔蘇東坡攜琴操游西湖，東坡調琴操雲：『湖中景態萬殊，何以收其大概？』琴操答道：『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』東坡喜其有似禪機，因道：『人言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，當知景中有人，人中有景。試說景中之人何似？』琴操道：『裙拖六幅湘江水，髻挽巫山一段雲。』東坡又問：『人中景當復如何？』又答道：『金勒馬嘶芳草地，玉樓人醉杏花天。』東坡雲：『到後來究竟若何？』琴操答道：『門前冷落車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婦。』琴操當時自言自悟，即日削髮為尼。這般悟，便是從性靈上來的。如趙州等云『乾屎橛』、『火中蓮』等語，皆故為奇特之說，以惑世誣民耳。在趙州等固算悟得禪機，若初來參答者聞此等語，本不知其中旨趣，葫蘆提竟叫參答著了，每每自以為是，誇炫於人，便做出俯首低眉合掌入定之狀，究竟於實際工夫絕無一毫著力。所以老僧說

有一樣假悟，蓋為此也。」山鼈鼓掌道：「長老說得痛快！如香岩因磚擊竹而悟，仰山因見桃花而悟，此等皆有真實學問。平昔涵養既到，一旦忽然啟發，不取言詮，自歸靜證。至神會禪師，始上堂示眾，嗣後分宗列派，甚至一語一言，莫不組章繪句。即今持拂執塵，擊磬搖鈴，拍板捶門，頂門棒喝，直是戲場傀儡，豈能洞悉真參？長老所言，足懲其弊。」

見性道：「如今世上坐方丈法堂的，那一個像得僧人？一味貪財好色，沽名釣譽，何嘗體貼佛理！」山鼈點頭道：「做和尚的，出了家，便不宜在世上碌碌管求，當藏深山窮谷中修行本性，所以釋氏說個『出世』。若還在世上圖衣食，邀名譽，使勢利，一味欺世盜名，便不是如來遺教，成得怎麼出家的人？況且還有等專以做家為事，借端募化，盤放生財，以饜居息口腹之欲，遺費可庇數代孫徒。舉世無知之人還贊其善於成業，這等更為可惡！如今日這些僧人，筆下略有些文理，胡謔得兩句詩，寫得兩個字，便認真自己是個『善知識』，以此誑騙財物，招搖富貴之家，愚夫蠢婦奉為神明，他公然直受，毫不動念。更有無知癡愚，養在家中，還美其名曰『供養』，養父母反不能如此，我不知這班人肺腑有何意見！這等人以為齋僧佞佛，便是修行向善了。正不知夫子之道，件件從仁義發出，依乎天理，合乎人情，原未嘗叫人為惡，只要把『孝弟、忠信、禮義、廉恥』八個字，時時體貼，不要忘了，便是個善人君子。今有等妄調修行邀福之人，把這八個字全然忘卻，單去佞佛修齋，佈施僧人，親族知交，疾首號呼求其一交而不可得；更有賤削貧人有限之資，以填僧人無底之壑。我不知這般人的性情，直恁顛倒！雖說疾奸不出惡言，然見了這般人，憑你極有涵養之人，也須極其痛罵，猶未足泄人忿。我不知天地生人，何以偏生出這等人，敗壞了天理！我亦知這般人意見，端乎為己，以為佞佛齋僧，便得來世富貴；正不知『大節有虧，小行不錄。』若能把以上八個字時時體貼，自無事不由道理；既無事不由道理，自無事不善矣。什麼叫做『為聖為賢』？即此便是為聖賢的根基；什麼叫做『成仙成佛』？即此便登仙佛境界。以聖賢仙佛自居，較之僅得區區富貴，不啻霄壤。這般無知之人，不知大義，以聖人之教為高遠難臻，惑溺釋氏捷徑，卻去佞佛齋僧，但求福利，究竟有何用處？所以朱夫子有詩二十首，其第十六首《論西方緣業》有雲：『捷徑一以開，靡然世爭趨。號空不踐實，躡彼榛棘途。』真是這般無知之人，妄見膠固，迷而不拔；若見有人從正理做事，不信邪說，反要笑他假道學，這是天下最不明之事。即使佛果有靈，見此輩方將降罰，何暇降福？況且要求福庇，豈是諂佞得來的？譬如一個正直官長，要求他照拂，難道把他官銜名號只管念，見了他只管拜，那官長便來照拂不成？你平昔奸貪詭詐，總不要管麼？要求佛福庇，而先存諂佞之心，其心先不正了；心既不正，佛豈來應你之求？」

見性擊節歡喜道：「山相公見得極透。佛所以教人修行捷徑，原不過自了生滅，不是要人來奉我邀福。試看西來佛書，如《楞嚴》《心經》《陀羅》等，何嘗有『信奉此經者便得好報』等語？《金剛》等經間有此等話頭，雖托言阿難結集，亦是後人附會之辭至《法華》等，又是後世僧人杜撰，更為鄙鄙。迨後，佞佛者眾，踵事增華，遂以念佛邀福之事信為實然。即釋氏常規，教人念佛，亦不過見人易起慾念，開此捷徑法門，有個『佛』字梗在心頭，要使人顧名思義，豈是念佛便求得福的？若是念佛可以求福，如今那一個不念聲佛？即如三歲孩子也會念聲『阿彌陀佛』！假使念佛的便有福，世上都是富貴利達的人了。那些貧窮下賤的，又從何而來？即如唸經亦然；佛經上原對人說，敬天地，忠君王，孝父母和兄弟，不貪，不淫，不盜，不妒，不妄殺生靈，不妄談人過，如此便能入道也與聖門『孝弟、忠信、禮義、廉恥』八字之義相同。佛要人念梵書，即要人體味書中之旨，做個善人，豈是單靠著口中高聲朗誦，押著木魚鐘鼓，抑揚頓挫，取悅人耳的麼？若單靠唸經求福，則凡做僧人的誰不唸經，怎麼還有業報？況且如今舉世這班念佛唸經的人，其心猶如蛇蠍，滿腹裡是損人利己不公道的念頭，口雖唸經，心惟營利，這等何從求福？況且佛理深微，這班人何由知覺？雖常向人說：『我修行向善，我自然獲報。』卻總歸無益，那有一毫用處！曾有尊宿作偈雲：『堂前即是如來佛，何必靈山見世尊。』彼亦是見世人現放著父母不去孝敬，現放著兄弟不去友愛，件件在眼睛前，正經事一毫不做，反去齋僧佞佛，做這等無益之事，有何用處？此老不是自辱法門，亦因見得舉世人心迷而復迷，故作是偈以省之。譬如殺人大盜，偶救微蟻，便向人說：『我是為善的。』雖屬至憑，亦所未信。」山鼈點頭道：「這班蠢人且莫論他。即如有等搢紳先生，也隨聲附和，去拜那僧人，還在外面替僧人張揚引薦，這難道是無見識，還是不知大義？我不曉得他們平昔所讀何書，卻做出這般鮮恥之事。」

見性笑道：「天下滔滔，誰肯認真正道？山相公若不厭鄙俗煩絮，老僧便說這個原故。渾如做戲，這班斯文人豈不知大義？只因他貪了小利，便屈己從人了。大凡這般世務僧人，要在寺院裡坐方丈、做住持的，不是容易便去，不知求了幾個大老，費了若干錢物，方好進這寺門。」山鼈道：「這怎麼說？」見性道：「那班僧人要謀進一個寺院坐方丈、做住持，必定先私下一個熟識大老家，極其諂奉諂送，求大老做個護法，求他在眾人面前引薦皈依；那大老因平昔受其牢籠，貪其饋送，便肯替那僧人出力，依他幹事。這班大老們的意見，以為在人前拜僧人，眾人只道我信心佛教，即如出去做官，見了上司原要下跪的，我這樣子值得錢錢？就拜他一拜，有何妨礙？因此便在眾大老面前，薦引某僧人有才幹，堪為某寺住持；某僧人通禪理，堪坐某寺方丈。眾大老也都知這個法子，不過貪利起見，一唱百和，便傳單貼報，擇日請某僧坐某寺方丈，做某寺住持。大凡搢紳先生作了主，誰敢不遵？便哄動了一班佞佛邀福奸險之人，成群作隊，執著幢幡香蓋，上門敦請。還有等會做作的僧人，假意不肯，口裡說出幾句假慈悲的話來。」

山鼈聽到這裡，不覺鼓掌大笑道：「這假慈悲話卻怎麼說？」見性道：「那僧人便說：『貧僧為厭紅塵，故此棲心禪寂，願遁跡深山，藏形僻地，何當作此魔生，與世人饒舌！』眾人如何便住？自然再三請了，那僧人便道：『既承各位檀越在此諄諄，貧僧向立誓願普度群迷，今既遇會中人，且隨眾願。』便有一班附和的小人，視為活佛，擁之入寺。入寺之後，竟是做成了。佛殿上搭台，台上列著供桌，設獅子座，繡褥錦裯，合寺僧人極其張智，袈裟樂器，炫勝增華。這僧人公然升座，念了開堂偈語，再講些勸人為善的話，咬文嚼字，和聲鍊句，鏗鏘合韻。這等偈語豈是自己信口胡謔？總是求斯文人夙構，以聳人觀聽。蠢人竟認做佛訓一般了。搢紳先生下拜，這僧人公然直受。以致鄉愚無識，都眼光閃爍，互相議論：『方才拜和尚的，是某人，這般敬禮此僧，法然是成佛作祖的了，我們何不去拜他求福？』因而群然趨拜，以致僧人習不為怪，居然自認『大和尚』、『善知識』。初先見人來拜，還有不安之念，以後來拜的多了，認做當然之事，遂侈放肆之心。根究其源，才是在儒門中的人不學好，要貪小利，以致如此。若有卓識的人，不同流俗，那班愚迷無識之人反要笑他。總之，無識的，一味矮人觀場，隨聲附和，所以佞佛之風日盛一日。更有等三家村裡鄙夫，往往傳說『某僧有福慧，某僧有德行，若得敬禮了他，便可消除災障。此等不根之談，直欲絕倒。』

山鼈道：「獨可笑搢紳先生，替僧人薦揚，殊覺無謂凡寺院請方丈住持，係釋家之事，應聽他僧人們去作主，與我們儒者何與？況且僧人們借重這些搢紳先生，不過稱個護法，極貴至於王侯，總稱之為王臣，外護加王，所謂金剛之於釋迦，但能替其護持法門，於彼所謂心傳微義，竟不能窺其底奧，彼何其善佔地步，自待甚高？這些搢紳先生們甘居其下，細想起來，亦何樂為之！」見性道：「總因有等貪小利的，便至如此。」山鼈笑道：「長老深知這些情景，莫非長老也是過來人麼？」見性道：「老僧正深惡此輩所為頗丑，豈肯自蹈其轍？老僧少年時曾與一位老先生往還，每每向老僧說世上僧人那一個人品，老僧便說：『既曉得這些僧人不好，為何所交的都是縉流？』」他道：『外面雖則相交，心中原多鄙薄。只為僧人們有求於我，要我做禪偈語錄，我不過費些心思筆墨，他自將好物相酬，我若有所需，彼等自當應命。若說吾輩中要求我何用？若說市井人家，不獨我嫌其蠢俗，即他見了我先遠而避之，庶幾這班僧人堪與作緣？』只因這位老先生不是管閒事的人，所以與僧人往還；若是趨世務的，又當別論了。老僧至今想其所言，確是實話。」山鼈道：「這老先生與僧人作緣，在他自己說，不過是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在正人君子見了，便道他不擇所交，流於佞佛。」

見性道：「山相公有所不知，佛氏立教，未嘗教人諂佞，亦未嘗教人違了夫子去從他，佛不過做自己的工夫。獨有後來僧人每每闡揚其教，反與佛氏之肯相違。釋迦生時，當中國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，亦是天地間神靈之氣所鍾。見那方真是濁世，思欲脫離煩惱，行年十九，遂出家於檀特山中，至四十歲，修成大道。慕其教者如摩訶、迦葉、阿拏、僑如等，皆出家為佛弟子。佛慨世上人心迷於利欲，如茫茫苦海，渺無津涯，因建『止觀』二法，為群生祛迷剔障，作大光明圓覺，照見西域諸國中。諸國人皆聞

風向慕，遂移風易俗，將污濁之地化為禮義之鄉，故曰『極樂世界』。迨後至拘屍那城娑羅雙樹下，奄然圓寂。逆知後世僧人詭譎失實，有違其立教之旨，故有佛道教經，以誡後學。時年七十九歲，在世說法四十年，歿時乃中國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。初先設教不過在西域一方，直至漢明帝時，夢金人飛行殿庭，始有番僧入中國，有白馬馱經之說；番僧宣揚其教，遂甚稱佛氏之尊，甚而說及天帝尚為佛前執香，皈依其教。此真齊東野人之說，不可聽信。」

山鼈大笑道：「此等妄談，小生亦有所聞，但不知何所由來？」見性道：「見《大藏經》。番僧將經入中國，人皆不識，至晉有鳩摩羅什，頗知斯文，能通中國語，遂大闡其意，盡將以前佛書無不翻譯，方有《大藏》諸經；然半屬已意附會，凡極其推尊釋迦之處，皆此等率意附會之辭，如言四大部洲等語，皆其胡說也。」山鼈道：「彼等何為作此妄語？」見性道：「佛法本是直截了當，平易近人，後世緇流失其宗旨，便創為幻說，以神其術。然而往往自相矛盾，更與佛法相違。比如說陰司地獄，是造孽之人在內受苦，慘毒萬狀；卻又說全在向佛祈求，可以登時消免。如此說來，地獄原是虛名，原聽人生前百般作惡，只須臨死求佛，便可不入地獄，豈不說成佛是惡人護身之符？豈不顯違佛教？又說佛法無邊，雖猛獸亦可化為善類。何以又有惡人特令地獄受苦？地獄果真是何規制？究竟容得若干人？此其荒誕不可究詰。至於四大部洲之說，是那漢末時佛教未盛，猶頗為中國所輕，僧人恥之，乃倡言天下有四洲，各為中國，乃詭立名號為東勝身洲，西牛貨洲，南瞻部洲，北俱盧洲。西牛貨洲人都善，故出佛；又見中國人不信其說，因復倡言南瞻部洲——即中華之地——人心刁詐，不信佛法，故今諸佛名號皆冠以『南無』兩字，有佛不入此地。此誠惑世誣民之甚者，所當深惡痛絕者也。後又有言此『南無』兩字即合掌恭敬之意，有音無字，故勉以『南無』字樣代之，此又係後人自解附會之辭，其實非此意也。」

山鼈道：「彼言天帝執香之說，更有何見？」見性道：「佛教自漢以後，至於梁武，昌熾已極，道教衰微。唐初有蠢道士杜九庭等，欲遏彼尊此，引老子西山散關化胡為佛之說，乃作《道經》，稱上古有元始天尊，老子即其化身，眷屬便為玉帝，即是上天之神，以為說到天帝，再無有大於天者。豈知僧人誕妄更甚，乃即道家玉帝之說而排誣之，言道家玉帝之說，其見甚淺，不知天有三十三重，玉帝乃第三十三天之最下天，其最上有大梵天王，乃統率玉帝者，大梵天王尚在佛前執香，何有於玉帝？其意實為毀謗道教而設，言爾之所至尊，乃我之所至卑。正不知佛氏『五戒』，首戒『打誑語』，打誑語即欺人，欺人即自欺，自欺即欺天；佛戒誑語，即聖人無自欺之意，既為佛矣，豈敢復作此等誑語獲罪於天？實後世無知僧人所作無疑。聖人不語怪力亂神，弗為素隱行怪，蓋一著色相，即墮下乘。儒家說天，不過說個『上帝』即已耳，豈見有言玉帝王皇之號？即莊子從老子之教，亦說『蒼蒼者天』，原未嘗說甚玉帝，只因後世蠢道士不知大義，妄立名色，反自羞辱其法門。」

山鼈擊節歎賞道：「舉世皆屬迷途，得長老所言，方知正義。但今三教峙立，皆言儒釋道，道教居末，其意何在？」見性道：「釋尚空虛，道宗清淨，其實一理。成佛的本性既明，何必復來塵世？所以一切因緣都無牽掛，這便是佛之空虛。神仙能留形住世，飲食男女如常，卻只保守性真，一歸清淨，這亦未見遜於佛氏。後世道士不知玄理，乃有符箓燒煉之事，便墮落下乘，故居三教之末。」

山鼈道：「佛書曾說極樂國中琉璃為瓦，碧玉為池，寶珠繡絡蔽其體，錦繡美色供其目，思食得食，思衣得衣，卻又云阿難入舍衛國見珍寶錦繡動其心，這是怎說？」見性道：「這都是後世僧人恐人不肯信佛，不入其教，乃作此等妄語，以聳動無識人心。言西方如此安樂，信則得之，便可以將來世界報誘其貪念。但佛以虛空為事，摩頂放踵，亦所不惜，要這等琉璃碧玉寶珠繡絡何用？且《華嚴》文雲：『生逢中國』。則因言西方之不如中華也。凡離經背道之語，皆屬誑誕，不足識論。」山鼈點頭道：「彼所謂琉璃碧玉，珍寶繡絡，或亦有之，蓋珠玉多出外彝，繡絡是其常飾，故據此說以哄愚夫愚婦耳。但今頗有無知，多執四大部洲及天帝執香之說，如所目擊，向人辨解，深可痛恨。」

見性道：「此皆愚迷無識之人，何嘗得知至理！老僧所謂三家村裡鄙夫，即此類也。譬如鴟梟自愛其聲，即此輩自信其說；豬狗向人號叫，人不知其號叫為何，在彼類中自解其意，即如此等鄙夫將不根之談，轉相傳說。在彼一類，則瞠目傾耳以為奇特；吾輩聞之，付之一笑而已，何暇與之爭有無是非哉！」山鼈道：「這般蠢人，愚迷膠固，並不曉得一毫佛理，單靠諂諛佞佛，傳說不根之談，便謂修行邀福。我嘗見這般人，手上念珠，口裡彌陀，結交幾個會做作的僧人，時常在寺院裡做些佛會，便道我奉佛修行了。正不知修行豈是這等？譬如習舉業的，單只把聖賢姓氏早晚念誦不休，對著聖賢神位僕僕巫拜，其作文會課講讀經書的事，一概置之不問，便要想功名到手，勤則勤矣，其如無益何！縱勤苦至死，功名終於無分。似這等愚蠢，卑靠著念誦佛書，交結僧人，常做佛會，便道是信心修行，竟要求佛超度，恐即念得舌敝耳聾，拜得筋拳骨折，妄心一縷糾纏，忤性千重障礙，所謂修行境界，究竟迷途，焉得透露靈光，略知生死？我不曉得這班人的修行，竟是癡人說夢。」見性道：「所謂真修行的人，是要不貪不淫，不盜不妒，不打誑語，不傷生物，敬天地、敬鬼神，步步存公，件件為善，寧可自損，務於益人，寧可自勞，與人方便。根本既立，然後參究禪機，鑽研佛理，再得真實有學問明師化誨，不說那等支離影響之言，方得一旦解脫，然後成得聲聞，緣覺羅漢辟支。若像這般蠢人，單靠著外面招搖，不求實際，真是掛榜修行，有何好處！」

山鼈道：「今世佛教大盛，這是何故？」見性道：「百姓愚民易惑難曉，誰肯回頭？到後來僧人還要惡，佞佛的還要多，更要生出許多杜撰禪來，蠱惑群眾。今佛教大盛之故，蓋為有等搢紳士夫，或為公事牽涉遭貶斥的，或因戰陣敗北逃出性命的，或為欲除豪滑力薄計疏反遭播弄的，或因有司不明濫用刑戮遇救得免的，或為老年有累欲求解脫的，或因仇家側目早避波及的，或因有才不售鬱鬱不得志的，往往投入空門，跳出生死關頭，圖個逍遙自在。有這一班人在內把持，其教焉得不盛！舉世又道此等人高，此等人達。還有等名公巨卿，身在儒門，心存禪理，如唐時劉禹錫、蕭瑀等，宋時蘇東坡、洪覺范等，皆皈依佛教，闡揚禪理者也。況且又有那班貪小利的，為僧人爪牙，自然佛教日盛一日。」山鼈道：「儒門自周、程、張、朱而後，至今未有繼其跡者，若有一人出為大儒，自能改易人心，不使爭趨二氏。」見性道：「考亭同諸弟子入祖師堂，見諸祖師名號。謂諸弟子曰：『此輩若在儒門，也可與吾輩相並，你們亦不必輕視。』所以說儒門淡薄，收羅不得。」山鼈不勝歎服，肚裡轉念：「我只道這僧也與覺性相仿，卻原來大不相同。」

此時酒已完了，將及二鼓，便覺有些倦意。見性道：「夜已深了，山相公也須安置。」便喚行童將晚飯來。山鼈道：「佛教不吃午後飯，謂之餓鬼食，長老卻有何見？」見性道：「老僧方才說凡屬離經背道之語，皆為胡說，不可聽信。六道輪迴之說，更為誕妄。彼所謂天仙，即神仙是也；彼所謂人，即世人是也；彼所謂修羅餓鬼，即鬼魅是也；彼所謂畜生，即牛羊犬馬是也。神仙自為神仙，世人自為世人，鬼魅自為鬼魅，牛羊犬馬自為牛羊犬馬，何勞分別名色，指為六道！作善降祥，作不善降殃，賞善罰惡，自有上天主之，何勞設立地獄，強名輪迴？蓋人所畏者死，僧人則巧立六道輪迴等名，以聳愚夫愚婦之聽耳。曾有人辨輪迴之說，山相公亦有所聞否？」山鼈道：「不知。」

見性道：「其說甚妙。有一和尚所謂『善知識』者，大集群眾，講論輪迴之說，喋喋而談，眾人莫不傾聽。一人突出問雲：『有知識者，皆有輪迴否？』和尚雲：『一有知識，便有輪迴。』又問雲：『草木亦有知識否？』和尚雲：『有。佛以平等看待，昆蟲草木，總屬一理，初無成意分別彼此，若草木無知識，何以逢春即生，逢秋即死？有生有死，即其知識，是以方長不折，聖賢垂戒。』其人乃云：『然則佛令人吃素，正教人墮落輪迴。』和尚笑雲：『佛戒殺生，殺生便有輪迴，吃素的不生不滅，那有輪迴？汝言大謬！』其人云：『然則汝原不知輪迴之理。汝言草木亦有知識，吃素人自然吃菜，菜即草木，菜自亦有知識，將菜切斷，即刀劍之苦，將菜煮熟，即鑊湯之苦，菜受如此之苦，自然過世菜變而為人，人變而為菜，輾轉輪迴之中，萬劫不得解脫矣。豈非佛令人吃素，正教人輪迴？汝自不知，何言我謬！』和尚啞口無言，一時群眾哄然而散。此言雖似滑稽，亦足少破輪迴之誕。」山鼈大笑，稱妙不絕。見性亦鼓掌大笑。

行童取得晚飯來，山鼈吃過。行童道：「請山相公洗澡。」山鼈道：「夜已深了，不必洗罷。」見性道：「既已夜深，慧觀可

同山相公去客房內安置。」此時慧觀陪坐許久，呆呆的候著，困倦已極，巴不得睡；見兩人談論到好笑時，也開口笑笑，並沒有一言參贊，卻也原不十分曉得，心內著實焦躁，聞說安置，欣然便行。行童點燈照著，見性送山鼈到臥所，然後別去。客房裡有兩張藤榻，上下鋪著，山鼈便在上一張榻上睡下。行童把溺器都安放停當，慧觀即與隨來的行童一床睡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